

朱自清

○论青年读书风气

○离婚问题与将来的人生

○论说话的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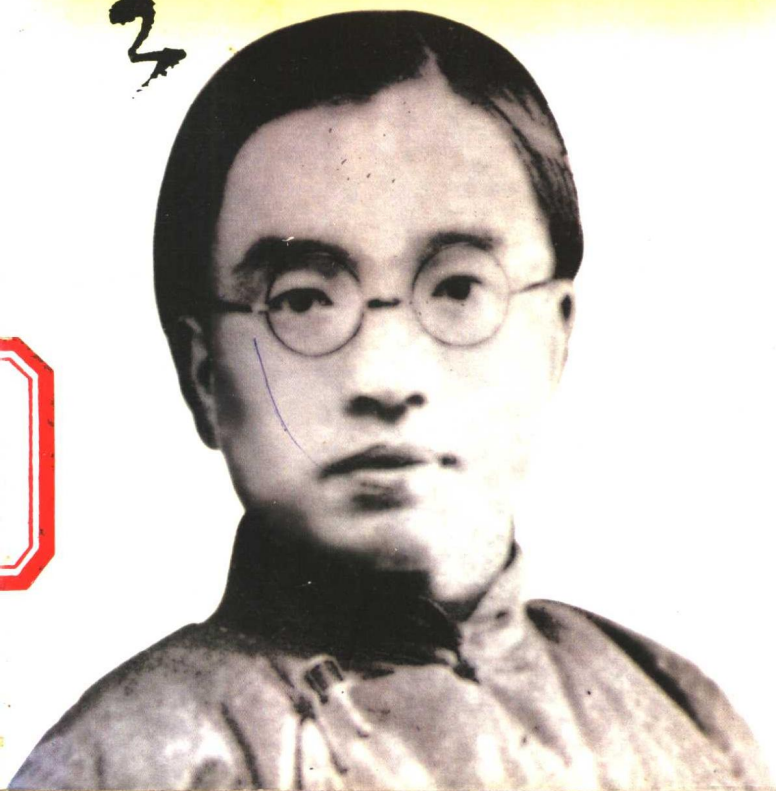
○论书生的酸气

○大学的路

○中学生与文艺

◎靳 飞 靳雪卿 编

谈人生



9918473

● 名人谈人生丛书 ●

朱自清谈人生

靳 飞 靳雪卿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谈人生/靳飞、靳雪卿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9

(名人谈人生丛书)

ISBN 7-5006-3191-X

I. 朱… II. ①靳…②靳… III. 朱自清-人生观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13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4.5 印张 2 插页 69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6.70 元

朱自清(代序)

张中行

朱自清先生的大名和成就,连年轻人也算在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差不多都念过他的散文名作《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念他的《背影》,还是在中学阶段,印象是:文富于感情,这表示人纯厚,只是感伤气似乎重一些。1925年他到清华大学以后,学与文都由今而古,写了不少值得反复诵读的书,如《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1937年以后,半壁江山沦陷,他随着清华大学到昆明,以及1946年回到北京以后,在立身处世方面,许多行事都表现了正派读书人的明是非、重气节。不幸是天不与以寿,回北京刚刚两年,于1948年10月去世,仅仅活了50岁。

我没有听过朱先生讲课,可是同他有一段因缘,

因而对他的印象很深。这说起来难免很琐碎，反正是“琐话”，所以还是决定说一说。

我的印象，总的说，朱先生的特点是，有关他的，什么都协调。有些历史人物不是这样。如霍去病，看名字，应该长寿，却不到 30 岁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应该稳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检束，确是能够始终维持一个“清”字。他字佩弦，意思是本性偏于缓，应该用人力的“急”补救，以求中和。做没做到，我所知很少，但由同他的一些交往中可以推断，不管他自己怎样想，他终归是本性难移，多情而宽厚，“厚”总是近于缓而远于急的。他早年写新诗，晚年写旧诗，古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由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又是水乳交融。文章的风格也是这样，清秀而细致，总是真挚而富于情思。甚至可以扯得更远一些，他是北京大学 1920 年毕业生，查历年毕业生名单，他却不是学文学的，而是学哲学的。这表面看起来像是不协调，其实不然，他的诗文多寓有沉思，也多值得读者沉思，这正是由哲学方面来的。这里加说几句有趣的插话，作为朱先生经历的陪衬。与朱先生同班毕业的还有三位名人，也是毕业后改行的：一位是顾颉刚，改为搞历史；一位是康白情，改为搞新诗；还有一位反面人物是陈公博，改搞政治，以身败名裂告终。最后说说外貌，朱先生个子不高，额头

大，双目明亮而凝重，谁一见都能看出，是个少有的温厚而认真的人物。我第一次见他是1947年，谈一会儿话，分别以后，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三国虞翻的话：“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我想，像朱先生这样的人，不正是可以使虞翻足以不恨的人物吗？

泛泛地谈了不少，应该转到个人的因缘了。是1947年，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名《世间解》，几乎是唱独角戏，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用书札向许多饱学的前辈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报刊编辑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面有个大矛盾，不合用的总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灭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好办法，于是只好碰碰试试，用北京的俗语说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会掉下一两个。我也是怀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心情这样做的，万没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写了一篇内容很切实的文章，并很快寄来，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禅家的语言》（后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当时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编辑室杂记”里写：“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赐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们谨为本刊庆幸。禅是言语道断的事，朱先生却以言语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视。”这一期出版在1948年1月，更万没有想到，仅仅9个月之后，朱先生就作古了。

大概是这一年的5月前后,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邻居霍家的人来,问我在家不在家,说他家的一位亲戚要来看我。接着来了,原来是朱先生。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话说,这是蓬户外有了长者车辙。他说,霍家老先生是他的表叔,长辈,他应该来司安。其时他显得清瘦,说是胃总是不好。谈一会儿闲话,他辞去。依旧礼,我应该回拜,可是想到他太忙,不好意思打搅,终于没有去。又是万没有想到,这最初的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

死者不能复生,何况仅仅一面。但我常常想到他,而所取,大概与通常的评价不尽同。朱先生学问好,古今中外,几乎样样通。而且缜密,所写都是自己确信的,深刻而稳妥。文笔尤其好,清丽、绵密,细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后散文风格的一派,由现在看,说是广陵散也不为过。可是我推重他,摆在首位的却不是学和文,而是他的行。《论语》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这里无妨断章取义,说:与他的行相比,文可以算作余事。行的可贵,具体说是,律己严、待人厚都超过常格。这二者之中,尤其超过常格的待人厚,更是罕见。这方面,可举的证据不少,我感到最亲切的当然是同自己的一段交往。我人海浮沉,认识人不算少,其中一些,名声渐渐增大,地位渐渐增高,空闲渐渐减少,因而就“旧雨来,今雨不来”。这是人之常情,不必作杜老《秋述》

之叹。朱先生却相反，是照常情可以不来而来，这是决定行止的时候，只想到别人而没有想到自己。如果说学问文章是广陵散，这行的方面就更是广陵散了。

说来也巧，与朱先生告别，一晃过了20年，一次在天津访一位老友，谈及他的小女儿结了婚，问男方是何如人，原来是朱先生的公子，学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见他，个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风神却也是谦恭而恳挚。其时我老伴也在座，事后说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个书呆子。”我说：“能够看到朱先生的流风余韵，我很高兴。”

佩弦先生纪念

吴晓铃

8月5日，星期四。出城到清华园有一点事儿要接洽——其实这事也不妨公开，就是朱佩弦先生几次要我整个或部分地加入他的中国语文学系里工作，我都不敢接受，因为种种的所谓“理由”，这次实在不好意思推脱，于是去商量一下时间和课程的名目。我在旧南院见到广田和冠英，又在工字厅会到了正忙于评阅入学试卷的浦江清先生，这才知道朱先生这两天身体不大好，躺在家里休养。朱先生本年休假，浦先生代他主持系务，我匆匆地把要谈的话讲完，就和弟弟去到图书馆后身的教授住宅看朱先生。我的记性不好，找了许久，才冒然地想向一个我认为也许不错的房门试探试探，走到那个房门，必须先经过一扇敞开的窗口，从那窗口，我看见朱先生坐

在一张帆布床上，他向我招手。但我仍旧规规矩矩地去按门铃，好久没有人答应，这才和弟弟不客气地闯了进去，一直走到他坐在一张帆布床上的屋子，那是他的书房。书房里的陈设依旧，木板钉成的沙发是我们在昆明居住时候的发明，沙发前面的矮凳上搁着最近出版的《观察》和《知识与生活》等等期刊，非常整齐，靠墙有几架子书，我只注意到那部破了皮子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的一百二十回水浒。这部《水浒》是同文书店刘景超先生的，我翻看过多少次，却被朱先生摆在书架上了。刘是我介绍给朱先生的，没有几次的交易，他们就搞成很好的友谊。朱先生欣赏刘的爽直与热情，刘说朱先生不摆教授架子；并且告诉我说，卖给朱先生的书都不赚钱，这，我绝对相信，我相信朱先生更会相信。朱先生有的时候逛市场缺了款子付不出书账，便去向刘借贷；有几次刘跟我发牢骚：“这么一个大学者谁弄得他只能带着几十万块钱出来！”。朱先生用手势让我们坐在那个用木板钉成的沙发上。

“又病了！”他的声音低暗而含混。

“还是老毛病？”

“嗯。”他把一些白色的药粉从右手拿着的盒子里倒在左手掌心，吃了下去，又喝了一点儿水。

“您得好好地检查一次！”

“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毛病。你见到浦先生了

吗？”他还在惦念着这件事儿。

“见到了，而且都定规好啦！”

“我总是希望你能来帮我们！对不起——”他必须躺下才舒服些。

“您今年休假，可以出去换换环境。”

“走不动哇！经济也不许可！环境也不许可！”

听了这话，我的悲哀起了共鸣，精神假如也和躯壳一样的话，那么我的精神就似乎已经陷入窒息状态。我没有话好安慰他，只剩下了沉默。

我和弟弟从屋里走到院中，屋里和院中都不见一个人影，夏末的清华园还在为一片浓密的绿荫包围着，只有鸣蝉的苦吟打破岑寂的长空，乌云从四围飞快地合上来。这短短而珍贵的会晤是亲切的，深刻的，没有第四个分享，打搅。我回过头去告诉弟弟：“朱先生的病状相当严重，闹了不过三天，怎么就会瘦弱得这么可怕！”弟弟是学生物的，稍微具备一点医学常识，他说：“看样子怕还不能动手术，朱先生挺不了。……”一阵狂风，跟着雨点急洒下来，清华园里充满了聒耳的噪音。

8月8日，是星期天，我不很舒服，9点钟还在睡觉。冠英来了，这才知道朱先生在我去看他的第二天（8月6日，星期五），就进了城，而且在北大附属医院做了外科手术。胃破了一个洞，已经缝合，目前还不能脱离危险时期。似乎医院里的下级干部不

太十分负责(这,我非常了解,因为有过这种经验。),想要我陪着他去看一看胡适之先生,请关照一下。在中国的现社会里,我们不能不走这种不得已的道路。于是我们一同去找胡先生,刚好钟凤年先生正在那儿辩论《水经注》。我们说明了来意,胡先生立刻写给胡传揆大夫——北大附属医院的院长——一张名片交我带去;同时他也要就去看看朱先生,冠英却委婉地道了谢,于是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让我们先替他向朱先生问候。冠英和我又赶到医院,朱先生睡了,我们没有惊动,把事办完,安慰了朱太太几句就告辞出来。冠英在医院门口告诉我说,朱先生自己知道这次凶多吉少,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只有沉默。在见胡先生的时候,我很不以他的挡驾为然,因为假使胡先生去看朱先生一次,它的副作用必会极大,但,却终于没有向冠英把这意思补充,他也是非常诚恳的敬爱朱先生的人。后来,才知道朱太太并没有把胡先生的名片给朱先生看,她怕朱先生嫌她多事,惊动人。

8月9日,星期一,早晨扶病去到研究所工作。前一天在医院里打听出给朱先生行手术的外科医生是朱宏荫大夫,他会佐助阶平给母亲割治乳腺癌,但我们却没有会过。我在研究所和北平结核病院的关冠卿大夫通了一个电话,请他托托朱大夫多多关照关照朱先生,我说“我们担承不了朱先生的损失。”冠

卿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和朱大夫在协和医学校是同宿舍的，他答应决无问题，只要是病人，就必尽出最大的力量。后来冠卿有信给我，末了儿说“希望朱先生能够早日痊愈出院。”可惜在我读到这一行的时候，朱先生的身体已经化成灰尘，医生再也不能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掠夺回来了。

8月10日，星期二，下午5点钟和素真去到医院看朱先生，这是最后的一面，只点了点头便退出来。出来遇到张金哲大夫，听他的意思像是束手的样子，我们不敢让朱太太和正在那儿协助挽救的浦江清先生知道。

8月11日，星期三。整天去看朋友，把朱先生病笃的消息告诉给人，并且通了电话给泰无量，请他报告胡先生。傍晚，独自去到医院，只有朱太太在那儿，说是午前病势有一度的严重，血液循环迟滞，呼吸急促，已经实施过氧气治疗，现在已经安定下来。我含着泪退出，看见漫步于院心的钱稻孙氏，心中起了一种莫名的憎恶，从去年10月他就在“保外就医”的包庇之中住在这里。该死的人活得悠闲而舒适，我们迫切需要活着的人却在极度贫困窘迫的状况压迫之下把生命的价值不得不撒手扔开。

8月12日，星期四。一个星期，整整地。上午11点半，朱先生在他本年休假的开始，就做了永恒的休息。

8月13日，星期五。13日偏偏又碰到一个星期五，真是个不幸的日子。早晨10点钟，我去到医院，在太平间里瞻仰了朱先生的遗体，这时候，凑热闹的人可就多了，末后也就渐渐散去。在11点左右，大殓之后，部分的朋友和学生护送灵柩到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七夕牛郎和织女保留着泪珠在这天尽情地洒给朱先生了。冯芝生先生领着大家致祭，他说了极少的几句话。有三个香火道人在做迴向，这时候，火舌向龕内的棺木侵袭，浓烟从囱顶喷出，在灰色的天空散布出去。

朱先生再也不能和我们做形体的接触了。我们愿意他的身体虽然变成微末，但这微末却能随着浓烟冲进太空，化成亿亿兆兆，掺和在空气的最小单位里，人人从呼吸中都能得到他的滋养。

我为什么要把这几天的经过记述得这么清楚呢？并不是因为我从自己的先生^①那儿沾染了他的考据癖，喜欢在年代上翻筋斗，给后人留下一篇替朱先生写传的辅助资料。我的文章本来不行，必将与秋末的野草同归枯干，不能因为纪念朱先生便可传留永远，我也自己知道身无一技之长，足以欺世骗人而不悔。但，我愿意藉着这里坦白的话语，表现出来我是怎么地敬爱朱先生，朱先生是怎么地和我保持

① 指胡适

着真挚的友谊。远在 10 年之前,朱先生做西南联大的中国语文学系主任,我是他的助教,那时候就有人说我和朱先生不对付,甚至于夸张到这和两个学校的行政发生关联,尽量污蔑,想不到这种卑鄙的心理活动竟一直持续到我的出国又回到北平来。时时有人在莫名其妙地制造谣言想把我打击得连一碗饿饭都不能吃到,正如同另外被那些人伤害了的一个朋友^①似地。可是他们不能,一方面我从不向人置辩。我不怕什么误会,假如彼此真正了解,误会从来不会发生,辩了反倒中了坏人的下怀。另一方面我自己仍旧致力于我所研究的部分,不灰心丧志,勇敢地接受打击,却坚强站立不肯跌倒。上海的一位先生^②写信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包揽与刻薄!”在包揽与刻薄的对面,朱先生却时时给我温情的鼓励,打开了他的门户,容我进去安身。他每次出版一册新书,就必派人送来一本,他不摆起前辈的面孔要我跟他学习,却清淡地说“你的藏书保存得很好,我愿意有自己的全部作品在你那儿。”每次他读到我的文章,就有信来讨论批评,使我感到惭愧和兴奋。

这些事实对于谣诼是最好的答复,但我们都不会传播给别人过,只有“你知,我知”。现在朱先生的

① 指柏佩铭兄

② 指郑振铎师

背影已经永久消失在我们中间,我必须写出一些人所不愿意知道的。

当然,只拿个人的感情做出发点来纪念朱先生,还是渺小的;但,我却已不能自己。在年龄上,他是前辈,我极晚,又没有给他做过学生。在学问上,我弄的完全是另一套,而且根本不能和他相比。在人事上,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必说有着隔膜和距离。如果这都还能有一点真实性,那么,朱先生就越发伟大。

朱先生的伟大并不简单地限制在做人方面,我们都知道他俭朴,真纯而严肃,是一个让人亲爱而又惧怕的人。他极勤奋,写的东西多,但和多产作家有着显然的区别,因为他认真,他不以悠闲于抽烟斗的假名士生涯为然,也不屑于给卸任官僚脱靴去乞求避暑的檐下,他勒紧了腰带把别人善意施舍^①的“嗟来之食”抛在道旁。我们欣赏他的文字精练,说是可以悬诸国门,不能增减一个字,可是这文字的创造者的做人却更加值得我们取法而实际不容易取法。有人说他在晚年舍弃创作,走向研究的途径,这是不错的;然而他的研究工作并不会和现实脱节,不钻牛角,不以艰深文浅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用语言做研究文学的出发点,致力在启蒙和普及上。这是一

① 指美国救济面粉

条新鲜而正确的道路。冯芝生先生在朱先生的火葬场上说：“清华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在闻先生和朱先生的领导之下，刚刚摸索出来一条应该走的途径，他们就都先后地走了。这是多大的一个损失！”我相信冯先生指出的就是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将能融合创作与研究成为一体，学院和民间不再保存对立式的分野。从前我们走过的道路是打垮旧的，建设新的，提倡研究，整理遗产，推行国语，努力创作和介绍外来的东西做借镜，现在却是要合在一起向前迈进，实在迫切需要领路的拓荒人，朱先生从来不曾以“盟主”自居，却勇敢地首先踏步^①，那么，这个损失岂单是清华大学的中国语文学系所独遭受！

悼念朱先生，除了个人的哀情和惋惜于文艺界的损失以外，我们还要控诉！朱先生的身体早就衰颓，致命的病症也并非从8月3日开始它的侵袭，天津《大公报》在8月13日的报道很好，说是“贫病”害死了他。这和张金哲大夫所发表的“吸烟，喝酒，脾气不好。”的影响不同，至少，我们都知道没有像朱先生那么好脾气的人。文人产生在这样的国家实在倒霉，国家产生出这样结果的文人也实在应该自己害羞。

1948年8月15日。

① 指朱先生扭秧歌